

冯杰打小生活在河南长垣、滑县一带,曾经逃过课、卖过菜、种过地、做过银行小职员,终于有一天,这个在“北中原”长大的乡下少年,造就了一段中国文学界的草根传奇。

有人说冯杰是诗、书、画三栖作家,数十年来,半雅半俗、亦庄亦谐、至真至趣的冯杰左手书画右手诗文,在方寸纸笔间辗转腾挪闲庭信步。他曾斩获台北文学奖、屈原诗奖,三夺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《中国时报》文学奖,四摘梁实秋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,被台湾文坛称为“获得台湾文学奖项最多的大陆作家”。

冯杰幼年习诗中年为文,因出版有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捻字为香》《九片之瓦》《北中原》《怼画录》《闲逛荡》等散文集近二十部,被读者按图索骥定性为散文家。冯杰颇不以为然,他多年来一直在用诗歌的语言写散文,每饮辄醉,总是郁郁地强调:“我其实是一名资深诗人。”

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《闲逛荡——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》取材于历史与当下,是中原怪才冯杰对张择端传世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中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玩、乐的无厘头解读,冯杰积十年之功,完成了“一部图文并茂的另类奇书”。畅游其间,插科打诨的图文带你到不同的时空飞越穿梭,这里呈现的市井百态、人情冷暖、民风世俗彼此异相又今昔相映。这是一部宋朝和当代的隔空对话集,是一场当代人和宋朝人面对面的生活交流会,是一册历史和当下零距离接触的对话录,是一本古人和今人共同享受

生活趣味的随身卷子……这里有出乎意料的幽默,有不合情理的遐思,有吊诡荒诞的表达,有暗藏禅机的调侃,更有对俗世生活的无奈与妥协。

《闲逛荡》一书从体裁到题材均不易归类,接近河南饮食中的“大杂烩”“胡辣汤”。该书出版后,各类榜单推荐中把它归类为散文随笔类、艺术类、生活类、旅行类图书。冯杰写这部《闲逛荡》之前,看过很多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资料,以美术专业类为多,还看过多位画家临摹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冯杰经常把《清明上河图》当成一部长篇小说来读,偶尔也瞅几眼宋代孟元老所作《东京梦华录》。有一天他突然发奇想,这一文一画,难道不能打通任督二脉吗?正是由于内心的好奇和探索欲,才有了这部有趣好玩的《闲逛荡》。该书机智地深入北中原的民间生活,把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、民间智慧运用到作品中,这种在土坷垃里生长出来的幽默,每每让人忍俊不禁。

《闲逛荡》一书“以宋朝一方锅底,煮当代一锅杂烩”。冯杰以诙谐内省的理智来讲宏大主题外的趣事——把个人的时代记忆,融入对宋以来人文世相的理解里。这个与时潮始终逆向的人,几十年修来的简洁文字,恰好遇到了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。冯杰一向为人低调,但这部《闲逛荡》写得十分大胆幽默——他竟然把苏东坡请出来给自己的作品集作序。作家李佩甫认为,在文学创作上讲究文无定法,冯杰的这部书写得极其随意放肆,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愉悦。

剁椒在我家,具有双重身份:既当作调味品,也是一碟家常菜。早餐吃馍,倘若有剁椒涂抹其上,能收到点石成金之效,中晚餐,如果想享用黄瓜、莴笋丝之类的凉拌小菜,剁椒便不可或缺。至于清蒸剁椒鱼头,不用说少不了剁椒,假如选用的剁椒,品格不到位,这道菜定然面目全非。

湖南出产的瓶装剁椒,名气不小,一般超市的货架上,随时可见,然而我却从来不光顾,不是对它的品质存疑,我是习惯了自己制作。

制作剁椒的工艺,简单得不能再简单:从菜场买回红辣椒,洗净,晒干浮水,剁碎,加蒜泥与食盐,拌均,装瓶。自然发酵二十天后,便可食用,仅此而已。这项活计于我,基本上是无师自通的,至多参照了一点点儿时的记忆。某年心血来潮,回到乡下,从妈妈的菜园里,摘了一竹篮红

辣椒,带到城里,自己动手,居然一举成功,此后便屡试不爽。

老家在六安东乡,地处大别山北麓,江淮分水岭的北侧,稻麦茶麻之外,辣椒也算得上是不大不小的特产。村前庄后的菜园里,辣椒即使称不上蔬菜王国的领军人物,至少也是重要的角儿,看那阵势,立夏是一色儿青,入秋则一水儿红,好不壮观。家乡的红辣椒,像火晶柿子一般红彤彤,味道也特别,辣里带甜,真是既好看又好吃,可以这么说,在我的老家,无论富贵人家的餐桌,还是清贫小户的厨房,若是拒绝红辣椒,便是跟滋味过不去。

夏秋之交,菜园里的辣椒棵子上,千朵万朵压枝低。待到红得一塌糊涂之际,靠自家一日三餐消费,或者提篮小卖,显然招架不住。且慢,乡下的女人胸有成竹,她们大刀阔斧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,于是,姑嫂刷干净杉木澡盆,婆



月光城 评论

在东京汴梁『闲逛荡』

陈泽来

在日益坚硬的社会,文字有趣非常重要。趣味分很多种,现实主义有现实主义的有趣,现代主义有现代主义的有趣,但归根结底这个有趣要落实到文字当中。冯杰对于雅和俗的认识别出心裁,他向来不吝于表现自己俗人的一面,不是沽名钓誉式地展示名士范儿,而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所谓俗的部分。

冯杰笔下的“北中原”,既是真实可信的乡村记忆,又是梦幻想象的文学地理景观。那个叫作故乡的地方,不仅是他的出发点,更是孕育了一个作家成长的摇篮。“北中原”的乡土样貌,从农本庄稼、植物花草到飞鸟鱼虫、家禽走兽,从乡村口语到传统礼俗,从民间百态到世间万物,天上地下,古往今来,在冯杰有生活、有情趣、有历史、有故事、有人物、有风俗、有画面的描绘中,尽显乡村样貌和语言方式的原生态,画龙点睛般地凸显时代变迁的风雨轨迹,并沉淀出人生经验和艺术品位的哲理深度。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洛平很动情地说,冯杰虽然没有正面去写历史的曲折和顿挫,但由祖辈记忆和述说引出的历史片段,又使北中原乡土的样貌有了丰富而深刻的层次,如同大树的年轮,经风沐雨,历史般地站在那里。

冯杰常年用苏轼画像做自己的微信头像,少年习字,用功最多处正是苏轼,他总觉得自己与苏轼关系走得最近。苏轼是现当代文人精神意义上的一面挡风墙,一袭永不褪色的旧

风衣。但冯杰最佩服的文人其实并不是苏轼,而是陶渊明,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遭遇困顿时义无反顾从不妥协。相比豁达深邃的苏东坡,陶渊明清高耿直、质朴淳厚的境界更难达到,他有一种伟大的清洁精神,他甚至连和全世界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。

冯杰年幼时崇拜沈从文先生,成年后还专门跑到湘西凤凰游走。沈从文一辈子专注写湘西,冯杰深受启发,陆续在诗里制造了一个文学地理符号——“北中原”,围绕这一个地理符号开始不断结网不断编织。河南地理上并没有“北中原”这个概念,只有“中原”这个泛称。在冯杰的内心深处,“北中原”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块文学自留地,是自己从小生活的长垣、滑县,继而延伸到新乡、安阳等豫北一带。

冯杰写作的精神源头来自于几近消逝的乡土美学——现代人难以感知的草木之心和诡秘梦幻的民间诗卷,他和北中原的亲人、草木、土地、汉语诗卷相依相惜,他的文字面向的是一个消逝的时代,它表达的是冯杰一个人,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失乐园。“北中原”属于冯杰为自己划出的“文学势力范围”,他经常在这个区域里面放牧词语、播种故事。这次偶然闲逛荡到东京汴梁,是其“北中原”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张,但对冯杰而言,文学的出发地和归属地都是故乡——一个作家丰厚的创作土壤,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,中原怪才冯杰所能写好的,也许只能是脚下这一块中原厚土。



月光城 散文

剁出来的滋味

程耀恺

媳垫上皂角树砧板,挥舞双刀,三下五除二,一篮又一篮的红辣椒,刚才还是光彩夺目,顷刻间,改头换面,尽入吾彀中。二十天后再相逢,满坛满罐,都成了红灿灿的碎玉。舀起来一小勺,放到青花碟子里,浇上芝麻油,挑一箸入口,微微的酸,丝丝的甜,淡淡的辣,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每有性急的男人,一旁连连催问:怎么样?怎么样啊?十之八九,那女人自是笑而不答心自美。

也有人家用红椒磨辣椒酱的。自然先是将红椒剁碎,架起小小石磨,一圈一圈地磨成糊状,调上盐,装筒,直接卖给城里的酱菜店,再由店家销到更远的地方。只是没听说卖剁椒的,自家的剁椒,富裕的宁愿送亲友,也不卖,这当中说不清有何道理,习惯成自然了吧?

这种乡俗,我也一直保持着。通常情况下,我一次买回

4斤左右红椒,外加3只大蒜头,4两粗盐,制作好后,装入900毫升蜂蜜瓶,不多不少整整3瓶。自家的消费,一年大约在10瓶左右,另外还得多做20瓶,干嘛呢?送人。送同城的亲友,也送外地来的朋友,甚至远涉万里带到大洋彼岸。有位老友住医院,胃口不好,我去探病,不带鲜花不送水果,却是一小瓶剁椒,朋友喜出望外,三天后来了电话致谢,说饭量大增了呀;另有一位女性文友,偶尔送过一次,赞不绝口,又不好开口再要了,于是,转而向我请教制作方法,我当然乐于一一告知。人家是心灵手巧之人,一点自明,小试牛刀,她家的先生与女儿就给出评价:嗯,是剁出来的滋味!

这滋味,确实是剁出来的。自制剁椒,虽属雕虫小技,然而其中既有味,亦是有趣。